

朱子語類

彙校

伍

〔宋〕黃士毅 編

徐時儀 楊艷 彙校



朱子語類

彙校

伍

〔宋〕黃士毅 編

徐時儀 楊艷 彙校



晦庵先生朱文公語類卷第七十二

易八

咸

咸就人身取象，看來便也是有些取象說。咸上一畫如人口，中三畫有腹背之象，下有人脚之象。艮就人身取象，便也似如此。上一陽畫有頭之象，中二陰有口之象，所以「艮其輔」於五爻見「二」。內卦之下亦有足之象。咸「二」

「否、泰、咸、常、損、益、既濟、未濟，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。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。咸內卦艮，止也，何以皆說動？」曰：「艮雖是止，然咸有交感之義，都是要動，所以都說動。卦體雖是動，然纔動便不吉。動之所以不吉者，以其「三」內卦屬艮也。」

「『山上有澤，咸』，當如伊川說，水潤土燥，有受之義。」又曰：「土若虛，如何受得？」又曰：「上兌下艮，兌上缺，有澤口之象；兌下二陽畫，有澤底之象；艮上一畫陽，有土之象；

下二陰畫中虛，便是滲水之象。」〔砥〕〔四〕

問：「咸卦」〔五〕『君子以虛受人』，伊川注云：『以量而容之，擇交而受之。』『以量』莫是要着意容之否？」曰：「非也。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，便是不虛了。」又問：「『貞吉悔亡』，易傳云『貞者，虛中無我之謂』，本義云『貞者，正而固』，不同，何也？」曰：「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。如『貞』字作『正而固』，子細玩索，自有滋味。若曉得『正而固』，則『虛中無我』亦在裏面。」又問：「『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』莫是此感彼應，憧憧是添一個心否？」曰：「往來固是感應。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，一心又欲他來應。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，明其道便欲計其功。又如赤子入井之時，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，又欲他父母道我好，這便是憧憧底病。」〔欄〕

「憧憧往來」。往來自不妨，如暑往寒來，日往月來，皆是常理。只看個「憧憧」字便鬧了。

〔德明〕〔六〕

厚之問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」。曰：「『往來』字」〔七〕不妨，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。只不合着『憧憧』了，便是私意。」〔八〕又問：「明道云『莫若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』，如何？」曰：「『廓然大公』便不是『憧憧』，『物來順應』便不是『朋從爾思』。此只是『比而不周，周而不比』之意。這一段，舊看易惑人，近來看得節目極分明。」〔可學〕

問：「伊川解屈伸往來一段，以屈伸爲感應。屈伸之與感應若不相似，何也？」先生曰：

「屈則感伸，伸則感屈，此『九』自然之理也。今以鼻息觀之：出則必入，感出也；『一〇』入則又出，感入也。『一一』故曰『感則有應，應復爲感，所感復有應』，屈伸非感應而何？」〔洽〕

趙致「一二」問感通之理。先生曰：「感是事來感我，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。」〔時舉〕

「憧憧」〔一三〕往來是感應合當底，「憧憧」是私。感應自是當有，只是不當私感應耳。淵。

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」。聖人未嘗不教人思，只是不可憧憧，這便是私了。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，何必思他？若是義理，却不可不思。淵。

寓問：「〔一四〕『伊川易傳』咸之九四，言『有感必有應，凡有動皆爲感。感則必有應，所應復爲感』。〔一五〕是如何？」曰：「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，造化與人事皆是。且如雨暘，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個暘出來；暘不成只管暘，暘已是應處，又感得雨來。是『感則必有應，所應復爲感』，寒暑、晝夜無非此理。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至曉，須着起來。一日運動，向晦亦須當息。凡一死一生、一出入、一往一來、一語一默，皆是感應。中人之性，半善半惡，有善則有惡。古今天下，一盛必有一衰。聖人在上兢兢業業，必曰保治，及到衰廢，自是整頓不起，終不成一向如此，必有興起時節。唐貞觀之治可謂甚盛，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，自恁地塌塌底去。至五代，衰微極矣。國之紀綱、國之人才，舉無一足恃。一旦聖人勃興，轉動一世，天地爲之豁開！〔一六〕仁宗皇帝〔一六〕時，天下稱太平，眼雖不得見，想見是太平。然當時災異亦數有之，所以馴

至後來之變，亦是感應之常如此。」又問：「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？」曰：「此理無乎不在，如何學者用不得？」『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；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』，亦是這道理。研精義理於內，所以致用於外；利用安身於外，所以崇德於內。橫渠此處說得更好：『「精義入神」，事豫吾內，求利吾外；「利用安身」，求「一七」利吾外，致養吾內。』此幾句親切，正學者用功處。」寓林一之名易簡，邵人。「一八」問：「『凡有動皆爲感，感則必有應』是如何？」「一九」？曰：「如風來是感，樹動便是應。樹拽又是感，下面物動又是應。如晝極必感得夜來，夜極又便感得晝來。」曰：「感便有善惡否？」曰：「自是有善惡。」曰：「何謂『心無私主，則有感皆通』？」曰：「心無私主不是暝滓沒理會，也只是公。善則好之，惡則惡之；善則賞之，惡則刑之。此是聖人之至神之化。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，寒則遍天下皆寒，熱則遍天下皆熱，便是『有感皆通』。」曰：「心無私主最難。」曰：「只是克去己私，便心無私主。若心有私主，只是相契者應，不相契者則不應。如好讀書人見讀書便愛，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。」漳。

器之問程子說感通之理。曰：「如晝而夜，夜而復晝，循環不窮。所謂『一動一靜，互爲其根』，皆是感通之理。」木之問。「二〇」「便是。天下事那件無對來？陰與陽對，動與靜對，一物便與一理對。君可謂尊矣，便與民爲對。人說棋盤中間一路無對，某說道，便與許多路爲對。」因舉「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」與屈伸消長之說。邵氏擊壤集云：「上下四方謂之宇，古往今來

謂之宙。」因說：「易感處，伊川說得未備。往來自還他自然之理，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。至於憧憧則私意」三二「爲主，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，所不及者不朋從矣。是以事未至則迎之，事已過則將之，全掉脫不下。今人皆病於無公平之心，所以事物之來，以」三三「有私意雜焉，則陷於所偏重矣。」本之。

「程子」三三「謂」三四「『感應』，在學者日用言之，則如何是感應」三五「？」曰：「只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，便是感與應。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，第二件事又是感，第三件事又是應。如王文正公平生儉約，家無姬妾。自東封後，真宗以太平宜共享，令直省官爲買妾，公不樂。有沈倫家鬻銀器、花籃、火筒之屬，公囑蹙曰：『吾家安用此！』其後姬妾既具，乃復呼直省官求前日沈氏銀器而用之。此買妾底便是感，買銀器底便是應。」淳。

或問：「易傳說感應之理。曰：「如日往則感得那月來，月往則感得那日來，寒往則感得那暑來，暑往則感得那寒來。一感一應，一往一來，其理無窮，感應之理是如此。」曰：「此以感應之理言之，非有情者云『有動者皆爲感』，似以有情者言曰『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，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。』其理亦只一般。」文蔚。

繫辭解咸九四，據爻義看，上文說「貞吉悔亡」，「貞」字甚重。程子謂：「聖人感天下如雨暘寒暑，無不通，無不應者，貞而已矣。」所以感人者果貞矣，則吉而悔亡。蓋天下本無二理，果

同歸矣，何患乎殊塗！果一致矣，何患乎百慮！所以重言「何思何慮」也。如日月寒暑之往來，皆是自然感應如此。日不往則月不來，月不往則日不來，寒暑亦然。往來只是一般往來，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，既要感這個又要感那個，便自憧憧忙亂，用其私心而已。「屈伸相感而利生焉」者，有晝必有夜，設使長長爲晝而不夜，則何以息？夜而不晝，安得有此光明？春氣固是好和「二六」，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？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？屈伸往來之理，所以必待迭相爲用而後利所由生。春秋冬夏只是一個感應，所應復爲感，所感復爲應也。春夏是一個大感，秋冬則必應之，而秋冬又爲春夏之感。以細言之，則春爲夏之感，夏則應春而又爲秋之感；秋爲冬之感，冬則應秋而又爲春之感，所以不窮也。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，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。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死，坐「二七」此則「二八」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理。夫子因「往來」兩字說得許多大，又推以言學，所以內外交相養，亦只是此理而已。橫渠曰「事豫吾內，求利吾外；素利吾外，致養吾內」，此下學所當致力處，過此以上則不容計功。所謂「窮神知化」乃養盛自至，非思勉所及，此則聖人事矣。謙。

或說「貞吉悔亡，憧憧往來，朋從爾思」，云：「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，加憧憧焉，則私矣。此以私感，彼以私應，所謂『朋從爾思』，非有感必通之道也。」先生然之。又問：「『往來』是心中憧憧然往來，猶言往來于懷否？」曰：「非也。下文分明說『日往則月來，月往則日來；」

寒往則暑來，暑往則寒來』，安得爲心中之往來？伊川說微倒了，所以致人疑。一往一來，感應之常理也，自然如此。」又問：「是憧憧於往來之間否？」曰：「亦非也。這個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。那是個『二九』，自然之往來，此憧憧者是加私意、不好底往來。『憧憧』只是加一個忙迫底心，不能順自然之理，猶言『助長』、『正心』，與計獲相似。方往時又便要來，方來時又便要往，只是一個忙。」又曰：「方做去時是往，後面來底是來。如人耕種，下種是往，少間禾生是來。」問：「『憧憧往來』如霸者，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。自然往來如王者，我感之也無心而感，其應我也無心而應，周遍公溥，無所私係。是如此否？」曰：「也是如此。」又問：「此以私而感。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，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？」曰：「也是以私而應。如自家以私惠人及『三〇』，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以我爲恩，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爲恩矣。王者之感，如云『王用三驅失前禽』，去者不以爲恩，獲者不以爲怨，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。」又問：「『天下何思何慮』。人固不能無思慮，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？」曰：「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，只是道理自然如此。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。空費思量，空費計較，空費安排，都是枉了，無益於事，只順其自然而已。」因問：「某人在位，當日之失便是如此，不能公平其心，『翕，受敷施』。每廣坐中見有這邊人即加敬與語，其他皆不顧。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，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。」曰：「這事便是難說。今只是以成敗論人，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。若論大勢，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，或其人

見識之深淺、力量之廣狹，病却在此。以此而論却不是。前輩有云『牢籠之事，吾不爲也』，若必欲人人面分上說一般話，或慮其人不好，他日或爲吾患，遂委曲牢籠之，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。與人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，因而不暇及其他，如何逐人面分問勞他得！李文靖公爲相，嚴毅端重，每見人不交一談。或有諫之者，公曰：『吾見豪俊踈弛之士，其議論尚不足以起發人意。今所謂通家子弟，每見我，語言進退之間尚周章失措。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語，徒亂人意耳！』王文正公、李文穆公皆如此，不害爲賢相，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？宰相只是一個進賢退不肖，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。前輩嘗言：『做宰相只要辦一片心、辦一雙眼。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，眼明則能識得那個是賢，那個是不肖。』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。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，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。若真個知得，更何用牢籠！且天下之大、人才之衆，可人人牢籠之耶？或問：『如一樣小人，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，自家明知其不肖，將安所措之？』曰：『只恐居其位不久。若久，少間此等小人自然退聽，不容他出來也。今之爲相者，朝夕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，更何暇理會國事！世俗之論遂以此爲相業。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裏，今日一見，明日一請，或住半年、周歲，或住數月，必不得已而後與之。其人亦以爲宰相之顧我厚，令我得好差遣而去。賢愚同滯，舉世以爲當然。有一人焉，略欲分別善惡，杜絕干請，分諸闕於部中，已得以免應接之煩，稍留心國事則人爭非之矣。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，固未能皆賢，然

比之今日爲如何？今日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也。其論固何足信！此下逸兩句。若牢籠得一人，則所謂小人者豈止此一人！與一人則千百皆怨矣。且吾欲牢籠之能保其終不畔己否？已往之事可以鑒矣。如公之言，却是懂懂往來之心也。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，却是他未能真知賢、不肖之分耳。」或曰：「如某人者，也有文采，也廉潔，豈可棄之耶？」曰：「公欲取賢才耶？取文采耶？且其廉，一己之事耳，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？今世之人見識一例低矮，所論皆卑。某嘗說，須是盡吐瀉出那肚裏許多塵糟惡濁底見識，方略有進處。譬如人病傷寒，在上則吐，在下則瀉，如此方得病除。」或曰：「近日諸公多有爲持平之說者，如何？」曰：「所謂近時惡濁之論，此是也，不成議論。某常說，此所謂平者乃大不平也，不知怎生平得。」僦問：「胡文定說：『元祐某人建議欲爲調亭之說者云：『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，天下自治，何必深治之哉？』此能體天理人欲者也。』此語亦似持平之論，如何？」曰：「文定未必有此論。然小人亦有數般樣，若一樣可用底也須用。或有事勢危急，翻轉後其禍不測。或只得隱忍，權以濟一時之急耳，然終非常法也。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，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，令變熙豐之法，或他日事翻，則其罪不獨在我。他正是要用「三三」使術，然亦拙謀。諺所謂『掩目捕雀』，我却不見雀，不知雀却看見我。你欲以此術制他，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。所以後來溫公留章子厚，欲與之共變新法，卒至簾前悖詈，得罪而去。章忿叫曰：『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劍得！』便至

如此，無可平之理，盡是拙謀。某嘗說，今世之士，所謂巧者是大拙，無有能以巧而濟者，都是枉了，空費心力。只有一個公平正大行將去，其濟不濟，天也。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是偶然，不是他有意智。要之，都不消如此，決定無益。張子房號爲有智「三四」者，以今觀之，可謂甚疏。如勸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，此成甚意智！只是他命好，使一番了，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。」又曰：「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，只是偶然。只有一個『正其誼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』。其他費心費力，用智用數，牢籠計較，都不濟事，都是枉了。」又曰：「本朝以前，宰相見百官，皆以班見。國忌拈香歸來，回班以見。宰相見時有刻數，不知過幾刻，便喝『相公尊重』，用屏風攔斷。也是省事，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。某舊見陳魏公、湯進之爲相時，那時猶無甚人相見，每見不過五六人、十數人，他也隨官之崇卑做兩番請。今則不勝其多，爲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，更無心理會國事。如此者謂之有相業、有精神。秦會之也是會做，嚴毅尊重，不妄發一談，其答人書只是數字。今宰相答人書，剗地委曲詳盡，人皆翕然稱之。只是不曾見已前事，只見後來習俗，遂以爲例，其有不然者，便群起非之矣。溫公作相日，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：『訪及諸君，若覩朝政闕遺、庶民疾苦，欲進忠言，請以奏牘聞於朝廷，某得與同僚商議，擇可行者取旨行之。若但以私書寵喻，終無所益。若光身有過失，欲賜規正，則可以通書簡，分付吏人傳入，光得內自省訟，佩服改行。至於理會官職差遣，理雪罪名，凡干身計，並請一面進狀，光得

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。若在私第垂訪，不謂「三五」語及。」此皆前輩做處。」又曰：「伊川先生云『徇俗雷同不喚做「隨時」，惟嚴毅特立，乃「隨時」也』，而今人見識低，只是徇流俗之論，流俗之論便以爲是，是可歎也！公門只是見那向時不得差遣底人說他，自是怨他。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。且如有兩人焉，自家平日以一人爲賢，一人爲不肖。若自家執政定不肯捨其賢而舉其不肖，定是舉其賢而捨其不肖。若舉此一人，則彼一人怨必矣，如何盡要他說好得！只怕自家自認不破，賢者却以爲不肖，不肖者却以爲賢，如此則乖。若認得定，何害？又有一樣人底，半間不界，可進可退，自家却以此爲賢，以彼爲不肖，此尤難認，便是難。」又曰：「『舜有大功二十』，『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』。若如公言，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。」側。

恒

正便能久。「天地之道，恒久而不已」，這個只是說久。渚。『三六』

物各有個情。有個人在此，決定是有那羞惡、惻隱、是非、辭讓之情。性只是個物事。情却多般，或起或滅，然而頭面却只一般。長長恁地，這便是「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」之義。「乃若其情」只是去情上面看。淵。

履之問：「常非一定之謂，『一定則不能恒矣』。」童錄此下有云：「切疑其有不一定而隨時變易者，有一

定而不可變易者。」曰：「他正是論」。曰：「童錄無此」曰「字」。「三七」「物理之始終變易，所以爲恒而不窮。然

所謂不易者，亦須有以變易」。「三八」乃能不窮。如君尊臣卑，分固不易，然上下不交也不得。父子

固是親親，然所謂「命士以上，父子皆異宮」，則又有變焉。惟其如此，所以爲恒。論其體則終是

恒。然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，用之變乃所以爲體之恒。」道夫。按，童伯羽錄同。」「三九」

恒非一定之謂。故晝則必夜，夜而復晝。寒則必暑，暑而復寒。若一定則不常也。其在

人，「冬日則飲湯，夏日則飲水」；「可以仕則仕，可以止則止」；今日道合便從，明日不合則

去。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餽，皆隨時變易，故可以爲常也。道夫。

能常而後能變，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。及其變也，常亦只在其中。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，

非是。憫。

叔重說：「恒卦初六」四〇「浚恒貞凶」，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，程氏所謂

「守常而不能度勢」之意。」先生云：「未見其」四一「有不安其常之象，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

耳。」時舉。

遯

問：「遯卦，『遯』字雖是逃隱，大抵亦取遠去之意。天上山下相去甚遠絕，象之以君子遠小

人，則君子如天，小人如山。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。所以六爻在上，漸遠者愈善也。」先生云：「恁地推亦好。此六爻皆是君子之事也。」「學蒙」〔四二〕

問：「『遯亨，遯而亨也』，分明是說能遯便亨。下更說『剛當位而應，與時行也』是何如？」〔四三〕曰：「此其所以遯而亨也。陰爻〔四四〕微，爲他剛當位而應，所以能知時而遯，是能

『與時行』。不然便是與時背。」「砥」〔四五〕

問：「『小利貞，浸而長也』，是見其浸長，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寬君子之患，然亦是他之福。」曰：「是如此。與〔四六〕否初、二兩爻義相似。」「砥」〔四七〕

「伊川說『小利貞』，云『尚可以有爲』。陰已浸長，如何可以有爲？所說王允、謝安之於漢，晉恐也不然。王允是算殺了董卓，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，皆是他衰微時節，不是浸長之時也。兼他是大臣，亦如何去！此爲在下位有爲之兆者則可以去。大臣任國安危，君在與在，君亡與亡，如何去！」又曰：「王允不合要盡殺梁州兵，所以致敗。」「砥」〔四八〕

「〔四九〕尾厲」，到這時節去不迭了，所以危厲，不可有所往，只得看他如何。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。」「淵」

問：「『畜臣妾吉』，伊川云『待臣妾之道』。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。如何？」曰：「君子、小人更不可相對，更不可與相接。若臣妾，是終日在身〔五〇〕自家脚手頭，若無以係之，則

望望然去矣。」又曰：「易中詳識物情，備極人事，都是實有此事。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窗下習讀，不曾應接世變，一旦讀此皆看不得。某舊時也如此，即管讀得不相入，所以常說易難讀。」〔五二〕

問：「九五『嘉遯』，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，故爲嘉美。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。」曰：「是如此。便是『剛當位而應』處，是去得恰好時節。小人亦未嫌自家，只是自家合去，暮見小人不嫌，却與相接而不去，便是不好，所以戒約」〔五二〕他貞正。〔五三〕

大壯

問：「大壯『大者正』與『正大』不同。上『大』字是指陽，下『正大』是說理。」先生云：「亦緣上面有『大者正』字」〔五四〕方說此。〔學蒙〕〔五五〕

問：「『雷在天上，大壯，君子以非禮弗履』，伊川云云，其義是否？」曰：「固是。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，恁地威嚴猛烈方得。若半上落下，不如此猛烈果決，濟得甚事？」〔欄〕

問大壯卦。先生曰：「〔五六〕此卦如『九二貞吉』，只是自守而不進。九四『藩決不羸，壯于大輿之輹』，却是有可進之象，此卦爻之好者。蓋以陽居陰，不極其剛，而前遇二陰，有藩決之象，所以爲進。非如九二前三、四二陽隔之，不得進也。」又曰：「『喪羊于易』不若作『疆場』